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四

祠祀志上

明則有禮樂而幽則有鬼神蓋王者治天下之大法也祀典所載有其舉之莫敢廢焉湯王而下微子太公俱有祠廟數千百年於茲矣鄉賢名宦之祠今日且徧寰宇當之而無愧者幾人若夫白馬青牛流傳已久附以寺觀非敢崇信釋老也

先農壇在東門外壇前門一座壇後正房一間供先農神位壇右房一間爲耜倉耜田四畝九分置壇東

社稷壇在西門外洪武三年建舊制狹小乾隆十一年知縣趙開元擴其制臺高二尺一寸陛各三級東西南俱長二丈五尺北向左社右稷以石主之長二尺五寸廣尺有五寸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南門外明洪武三年建壇制如社稷左風雲

雷兩右山川以石主之

邑厲壇在壯門外明洪武八年制立凡厲壇有大厲國厲邑厲鄉厲等名邑舊有鄉厲每社一以廢

順治新志稽古壇壝之設或以祈穀或以禦災其致力于神者非具文也爲民也民和而後神享之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所憑依將在德矣今日者牲牷豐潔祭祀以時其亦思立壇之本意乎

城隍廟在縣治前明主簿王讓建洪武二年封英靈伯天順三年知縣楊清重脩嘉靖十一年邑人李胤寅等復脩之建後正宇前戟門門內新舞樓門內外治甬路四十五年段學遵等創石欄杆萬歷間知縣于應昌苑垓盧大謨相繼重脩寢宮五楹則大謨創建也天啟崇正間李時德曹南等重脩國朝雍正十三年陳冲

霖重新穿廊拜殿春秋二祭合祀於社稷壇

明梁問孟記廟自國初來湫隘囂塵潔虔妥神無當焉嘉靖壬辰諫議李公胤寅兵憲路公季騏慨然興思相與請諸上謀諸衆募隅陬之財拓而宏之飭而新之後闢正宇前列戟門中築甬路路起樂樓廟貌爲之改觀而春祈秋報得免弗欽之愆迨今四十禩久而傾圯焉我邑侯晉山于公來尹茲土三載政通人和百廢具舉衆務聿新學宮齋舍旣已煥然而驛遞公署靡不整頓井井復念民之所依在神神之所憑在廟召耆民程朝揚孟冬等於廷令之曰城隍神一邑民人賴之捍禦黷於祭不足以成享污其宮不足以成祭神其吐之民將奚賴耶爾輩盍倣前人事而重葺之可乎於是朝等集衆議立歛會擇日計費聚財鳩工飭其所墜增其所缺而潤色其所未美不踰月而昔

之改觀者如故焉鄉人屬余記之余曰民之福惟神是錫神之
休惟靜是宅廟貌如故神斯靜矣自今吾民蒸蒸錫福後鑒於
茲永俾無斁萬歷三年 陳至言記新中故有城隍廟其門堂
殿宇基址堦礎雖云淺狹然亦備有規模節經脩治亦頗足觀
惟所爲寢宮者舊因陋就簡卑瑣晦暗爲風雨所壞邑人患不
克任者亦非一日阻於力量不逮更新未能也無何邑侯盧公
來令是邑自齋被廟宿時顧瞻周道蓋已愀然弗寧亟欲更新
之初下車百務鞅掌當脩舉者蝟集公不得不以次綜理故凡
有關於政事益于民務者先逐一舉行若城池若學校若廨宇
行署若館驛倉廩舖舍業已修舉殆盡至今年四月一日緣天
旱謁廟祈澤禮畢召住持賈道昭謂曰廟貌漸壞寢宮卑瑣不
成近有肯爲修飭者乎對曰未公曰寢宮弗飭神未妥也神靈

未安民無幸也及今不建將安待於是乃出俸金若干繕枋木若干片命耆民曹天倫李應春偕道昭董其役自樂樓以後拜殿兩廂丹漆白堊煥然一新而寢宮五楹則創爲改建者甃瓦木植匠役工需俱領於公惟少有不給者則僧人真安聊爲募化焉不數月翕然告成恢弘高敞視舊制加數倍金碧輝煌聳眎改觀邑人懽忭奔走焚謁者道絡繹不絕時天倫等因請于公求勒石以記公曰余此舉酬夙心耳曷記爲竟不允乃若等蘄神人之胥悅愬盛美之弗彰以記屬余余曰不慧徼神之惠蒙公庇護者有年于此爲文蓋本志也媿駑鈍何天倫等懇至不已余乃言曰國依於民民依於神神棲於廟宮廟宮旣建神靈必妥神靈旣妥民必獲福公之此舉其爲民造福者無窮矣疇謂敬鬼神非務民義乎且是役也上不煩官帑下不擾民貲

齟然出于俸資樂施所謂瘠己裕民公已兼之迨今屢祈屢應
年穀數登民安物阜又孰非神冥冥中之惠乎自是益綿壽祉
大昌其後神益有崇蔭矣公廣武人諱大謨別號敬南起家鄉
進士科第相望勲業奕美胤祚蕃衍爲中朝冠冕未必非神明
素格云萬歷二十一年仲冬 郭澆記吾邑之城隍廟遠者不
可考矣我太祖定天下之始肇建茲廟時洪武四年辛亥也其
後屢圯壞亦屢修治景泰乙亥修之嘉靖壬辰修之萬歷乙亥
修之由乙亥至壬寅未三十年而復圯毀矣邑人曹南等修其
後宮暨其圍廊圍垣而新之至己未邑人和守業等修其正殿
而新之至庚申縣館貢使于廟而久焉其污毀廟者極矣邑人
李時德等修其殿宇暨其神像而新之夫廟以依神而修葺其
壞掃治其污皆南等之精虔于神也自南至時德募施于邑之

紳衿軍民男女者有名氏于是南等相率而求記於余仲兄大宗伯蘇門先生先生許之乃未及就草而終今八年矣嗟乎余豈敢以不文辭乎夫古之人建國分邑未嘗不立社稷祀之爲一域之履土而食穀者報也於是社稷之靈亦昭昭于一域矣而城而隍一域之衛也夫豈牲玉之所不及者乎而今世之祀城隍則異于古在郡視守在邑視令守令初受事則齋于其廟虔祀而後入凡朔望各率其屬恭謁之亦祀社稷矣然壇而不廟春秋有事竣事而止城隍之祀則家家舉之凡有患則禱已則謝焉有許之于先獻之于後有獻之于先責之于後有爭則質有誣則愬凡在此城隍之一域者官師士民咸凜凜於神之靈爽也而視爲昭鑒之所禍福之司焉然神之靈爽亦時時有顯于人矣蓋人之所嚮者神之所行也而制之所因祀之所起

在是矣然事神有道也若邑之人爭則質之誣則愬之是矣乃若有患而禱之而獻之而許之而責之也是操一餐而異神爲消災延福也士大夫之居官而自好者不肯以求而亂法謂神可求而移人之命乎不止此佛法清虛而人求之異其爲消災延福也士大夫之居鄉而自好者不肯以求而居間謂佛可求而關說于神而移人之命乎惑矣然固有消災延福者人未之思也蓋教及于人心而法及于人之面法所不及之際官所不可詰也師所不可臨也而獨無能越神之視聽也人之禱也入廟而凜然不敢有越思禮神而儼然不敢有逸志夫豈謂出廟辭神而神遂不及察乎審于是而常無忘其禱時之志則其行事無不可告人者書云爲善降祥爲惡降殃此理之常不可爽者消災延福莫大于是矣而人亦知所以求神乎而許之而

獻之而責之也不亦過乎夫祀以獨恭則不優一縣之人祀之
所以妥神也然人不知所以事神而事之則瀆神矣此亦余仲
兄之所嘗言者而並述之時南等首事之人亦大半棄世矣余
與住持李教談等歎息而勒之石崇正二年九月 國朝暢于
熊記余讀易泰之上六曰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是
城隍之廢置爲否泰之鍵關有由然矣夫城隍之重如此自有
明神司之以保障一方非所謂越禮而瀆祭也是以聖王御宇
並崇禋祀而承流之大夫師長導民爲責者教化刑賞必求降
鑒以免獲戾于羣黎新邑爲河朔要區土地廣衍戶口孳乳四
封內凡邑長所得治者城隍神皆治之則廟猶堂皇也顧闕哉
旣久半就傾頽道會陳冲霖鳩善士某某得錢穀若干補舊增
新由正殿曹廊以及舞樓寢宇工力完美復塑侍從鞍馬冥儀

嚴設總兩年而告成高宇綺牖金碧交輝視昔有加司事者求垂永久緘其始末請余爲記余時承令楚疆不及搯香楮以從顧惟城隍之祠亦猶行古之道也古者天子祀天地諸侯祀境內山川大夫五祀門戶其一城隍爲一邑門戶人所由以行止無虞而歲時伏臘飲食燕衍者也但五祀各于其處城隍廟像疑非古制然一邑中官長有署士民有舍神獨不戒其棲室乎况夫神職司監察其檢身不及有司所欲褒揚自爲神所眷佑其怙惡不悛有司所欲懲創亦爲神所厭射也他若雨暘時若百穀用登是神顯其靈斯民與有藉賴焉或淫雨烈風金飢木毀乃以警戒示曲成而士庶有不悚然凜肅然省者乎則夫廟貌莊嚴以崇宗祀其庶幾神光普照福我枌榆致一邑之泰而免告命之吝也乃敘事郵達俾勒于麗牲之碑雍正十三年乙

卯三月

關帝廟在東門內正殿五楹拜殿三楹舞樓三楹東西並有耳門元至正間建萬歷崇正間先後重修 國朝康熙三年知縣王克儉增修四十七年邑人王旬公又修之殿後春秋閣亦建於康熙三年嗣知縣周毓麟邑人任昌後等相繼重修乾隆十一年邑人張來震等改建爲五楹臺高四尺廟前旗杆二樹以青石臺翼之則邑人宋璘之創置也廟舊有香火地一項七畝坐落王村係戒海社荒地康熙五十八年知縣陳璋因里長爭訟斷歸廟內爲香火之資每年收租銀三兩六錢乾隆十一年知縣趙開元斷增租銀至五兩

國朝殷元福募脩春秋閣引吾邑舊有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前殿三楹殿背建春秋閣從侯志也侯義勇雄傑稱萬人敵好

讀左氏春秋呂蒙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是侯之剛直坦白寢食鱗經卽敵國亦心服焉真英雄而聖賢也哉而吾邑爲報曹依劉取道所由威靈尤著閣久傾圯任太守具茨目覩心傷議修葺之有志未逮遂赴玉樓之召賢梓燕及欲繼先志又恐獨力難成乃醵金同城士夫而問募引於予予謂王安石高才博學自負振古人豪顧目春秋爲斷爛朝報至使人心頑鈍無恥遺親後君徽欽之禍實始於此而侯當天下分裂干戈搶攘之際手不停披是必於惇庸命討之義有心會神領者此非獨同時虎臣所不及以武侯爲百代殊絕人物授後主以申韓而國不立史官追典午之興陳壽奉詔修史正統予魏論者追咎於武侯是侯之器識高邁卽武侯亦少遜焉史稱侯威震華夏搽議徙都以避其銳夫豈氣矜之隆亦

春秋之義有以褫亂臣賊子之魄侯真英雄而聖賢也哉此閭
歸然則瞻拜者肅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所係豈淺鮮哉捐金
整飭應有同志其持予言以募之 又廟記余讀史於蜀漢得
喻義之君子二人一爲諸葛忠武一爲關壯繆忠武曰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所逆觀壯繆曰不計利害謀死
生又曰日在天中普照萬方心在人中不容一私是皆盡性至
命巍然以將相爲師儒上接孔孟之薪傳而下開程朱之鍵鑰
杜工部云聖賢同時誠篤論也顧武侯有儒者氣象人能道之
若壯繆則止稱爲雄勇冠世而已亦孰知學問之弘大精密迥
非漢氏之所及耶本傳摹擬形似褒貶俱失蓋豪邁之氣易肖
而性命之理難言司馬子長不足以知孔孟而謂陳壽足以知
壯繆乎惟是至誠動物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則有莫知其然而

然者享祀遍天下豈爲過哉邑舊有廟頗稱壯麗年久傾圯風雨不蔽上舍王君甸公醵金修葺更載始得告成而礪石屬記于余余曰春秋之義伸正不伸邪惇典庸禮首嚴廟貌後世佛寺道觀所在金碧輝煌無貴賤奔走祈禱薰香膜拜而二氏之徒張大其教釋入壯繆于伽藍道列壯繆爲四帥怪誕不根趨利如鶩其弊極于遺親後君可勝歎哉若上舍可謂知所務矣從此入廟瞻拜者輪奐聿新莊嚴肅目恍如壯繆之神武臨之在上而洗心滌慮悚然師保之惕彼剛而自矜之評輕慮殞身之議皆不足以累靈爽而春秋大義不啻日月光昭岳峙川流焉正人心而息邪慝裨益豈淺鮮哉上舍洵可謂知所務矣一時邑侯學博丞尉防汛鄉士大夫以及黎庶工商助役有差共成盛舉是宜悉鐫碑陰以志不朽焉康熙四十七年五月 張

來震記春秋經學也孔子作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
寶書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於柱下春秋成以授魯史
官左丘明執掌典籍計萬有六千六百七十二字以繩檢二百
四十二年之間真千古救世之其實聖聖相傳之道脉也傳至
戰國孟子猶稱之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降及秦漢聖
人不作曹董蜂起僭竊之端日滋日甚誰復有秉春秋明大義
而振鐸於其間者乎惟我 關夫子夜看春秋秉燭待旦扶炎
漢之末世精忠貫日紹尼山之真傳大義同天世之人止知頌
其武功而不知有功于文教者端在春秋之經學也我 國家
崇儒重道振興文教設科取士明經首選故自畿甸以及通都
大邑建文廟卽建關帝廟修尊經閣卽修春秋閣誠以千古春
秋之統止此兩聖維持於其間而他無聞焉因而祀春秋享太

新修縣志卷之十四
牢其祭同也追五代封三代其尊同也則春秋閭之所係者重而所關者誠大也其可任其傾圯變爲瓦礫使三代神牌無地可棲朝廷大典無地可設此亦士子之所不忍者也余年週花甲不憚勞瘁敬約同志捐貲重建告竣之日廟貌增輝文光照耀豈徒壯一時之觀瞻逞能於閭閻哉實所以妥聖所以尊經更所以重國典也至於闔邑捐貲姓氏共勦厥美者另載貞珉以傳不朽云乾隆十一年十一月

按帝祠遍天下在新邑者如城關內外暨集鎮村墟蓋指不勝屈茲概置不錄存此者重祀典也

八蜡廟在縣治左後衙國朝康熙三十三年知縣李登瀛修雍正三年知縣王榮賜乾隆四年知縣時正俱重修

按曲水村亦有八蜡廟

馬神廟在縣治東 國朝康熙二十七年知縣周毓麟重修

按已上壇廟各有額支祭祀銀詳賦役

龍王廟在城北郊正殿三間東配房三間乾隆二年知縣張鉞建
乾隆七年知縣趙開元修

張鉞壁石余承乏新邑四載於茲值時和歲稔官吏慶于庭士
民忭於野正蘓子所云優游以樂於此之時也揆厥所由賴

聖天子協清寧之撰各上憲殫燮理之功而好雨及時陰無伏
而陽無愆者神亦與有力焉鉞敢飲水而忘其源乎爰倣古雩
祀啟龍王神祠於城北搏像而虔禮之敬署其額曰霖雨蒼生
答神貺也於戲鼠雀攸除春秋必薦令實無負於神也雨暘以
時禱求有應神忍負於令哉神所憑依將在是矣故于落成日
礮石誌之乾隆二年 賜俊記古人不作無益鬼神不享非禮